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玛拉沁夫

MA LA QIN FU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玛拉沁夫代表作

林三木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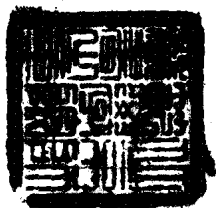
黄河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8855

1128855



责任编辑 王国钦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玛拉沁夫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 × 1168毫米32开本11.875印张272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20册

ISBN 7-5400-0006-6 / I · 7

统一书号：10385 · 137 定价：3.35元

凡 例

1777/03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玛拉沁夫是我国著名的蒙古族作家。1952年1月，他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人民文学》以头条位置发表后，一举震惊了文坛。《人民日报》与《人民文学》纷纷发表评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建国后第一篇反映内蒙古草原人民斗争生活的优秀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人民日报》1952年1月18日）从此，21岁的玛拉沁夫便以建国后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玛拉沁夫1930年出生在辽宁省吐默特旗一个蒙古族的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寒，只能靠哥哥给王爷当奴仆赚来的一点钱，勉强读了七年书。1945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在内蒙古骑兵支队当战士和通讯员。1946年调到内蒙古文工团工作，写了一些剧本、演唱和歌词。艰苦的战斗生活使玛拉沁夫经受了考验，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玛拉沁夫被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与电影剧作家张海默、达木林合作，把《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成电影（即《草原上的人们》，长影摄制）。影片上演后获中央文化部颁发的故事片三等奖。

1952年秋，玛拉沁夫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文学院）深造。关于这段生活，他回忆道：

在那里我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指导，丁玲同志担任我的辅导员。他们的亲切指导与帮助，对我树立正确的创作观，打开艺术视野和提高观察生活的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等方面，有极大的教益。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很好的条件，接触古今中外的广阔文学领域。上述这一切，成为我后来能够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基础。（《玛拉沁夫小传》，见《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

1954年，玛拉沁夫从北京返回内蒙古察哈尔草原，在一个旗里担任宣传部长。他深知，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作家必须扎根于生活之中，生活，学习，再生活，再学习，这是作家应走的正确道路。由于深入了生活，1956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第一部）。这部作品以其反映内蒙古草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深刻主题，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文艺评奖的文学一等奖。

从1957年到1966年这10年当中，玛拉沁夫深入生活，勤奋写作，先后发表了《路》、《诗的波浪》、《花的草原》、《歌声》、《琴声》、《“奴隶”村见闻》等优秀短篇小说，创作了《旅伴》、《篝火旁的野餐》、《捕鹿的故事》、《神鸟》等优美散文，还与珠岚琪琪珂合作，完成了描写草原上的钢铁

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草原晨曲》（后由长影拍成电影）。这是玛拉沁夫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其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同辈作家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玛拉沁夫受到残酷的迫害。他被定为“阶级敌人”，在报纸上多次受到点名批判。然而，在斗争熔炉里经受过锻炼的玛拉沁夫，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从未屈服，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他明确表示：我心中的笔，是永远夺不走的。

“文革”后期，玛拉沁夫又得到了写作的机会。他于1975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沙漠的春天》（长影摄制），热情歌颂草原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祖国啊，母亲！》（上影摄制），纵情赞美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荣获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电影文学一等奖。接着，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这部作品由于大胆地揭露了“文革”期间内蒙古挖“内人党”的黑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1979年到1984年，玛拉沁夫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又一个丰收期，他发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活佛的故事》、《家庭舞会》、《女部长》、《审戏》、《大地》、《荒漠》、《轨道》，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第二部），散文《飞往非洲》、《滇池茶花》、《神女峰遐想》、《雪峰情思》、《天池趣游》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严重罪行；歌颂了革命干部和群众在斗争风雨中显示出来的高贵品质。其中《活佛的故事》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1977——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

奖。

玛拉沁夫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出任内蒙古作协分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民族文学》主编。

二

玛拉沁夫是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作家。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把歌颂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他说：

最令人难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我和剧作家超克图纳仁等同志，正在合写一部歌颂民族团结的多幕话剧。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从那以后，我在许多短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创作中，都没有离开歌颂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这一主题……（《玛拉沁夫小传》，见《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

事实正是这样。早在1954年，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命名》，便是一篇以歌颂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命名》的情节很简单：1954年，察哈尔草原上的商镶旗遇到特大旱灾，牛羊没有草吃。化德县的汉族农民听到这个消息，便请商镶旗牧民到他们那里去“坐场”度荒。他们说“蒙汉是一家，我们不能看见牧民们的灾害不搭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秋后，牧民孕妇南斯日玛随同群众前往化德县“坐场”。第二年春天，南斯日玛生了个男孩。在孩子快要满月的时候，南斯日玛有事要赶回商镶旗。临行前，她把孩子托给汉族村长的爱人春珍（她的儿

子也未满月)代为抚养。在孩子满月那天,全村人都来祝贺,大家让春珍给孩子命名。春珍给南斯日玛的孩子起名叫“布洛汗默德”(蒙语:团结),给她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团结”。她说:

“他们一同生、一起长,永远团结在一块!”这篇小说虽写得比较直露,但却非常鲜明地表现了“蒙汉一家”,“蒙汉人民是亲兄弟”的重大主题。

《茫茫的草原》(第一部)和《祖国啊,母亲!》这两部作品,也是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为基调的。它生动地告诉人们:蒙古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跟祖国各民族人民争取全中国的解放斗争汇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内蒙古地区的蒙族、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只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能使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真正的胜利。玛拉沁夫在谈他创作《祖国啊,母亲!》的体会时说:我们蒙古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祖国的,“我们从来都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祖国是我们各民族人民的母亲,我们蒙古族人民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我一想到这一点,就激动得彻夜难眠!”

“有一次我外出,火车飞速地奔驰在祖国广阔的大地上,我默默地倚着车窗想我的作品,忽然在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中,在我脑海里跳出一句话来:‘祖国啊,母亲!’而且不由自主地我把这句话喊了出来!”(《谈创作的准备》)玛拉沁夫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感情是真诚的。这种感情是广大蒙古族人民的爱国感情的集中表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在作品中歌颂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粉碎“四人帮”后,玛拉沁夫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新的开拓。他除了继续歌颂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外,更着力于把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精神结合起来。他以文学作品为武器,激烈

地抨击邪恶势力给人民造成的创伤，歌颂了蒙古族人民身上的美好的情操，总结了十年内乱时期的历史教训。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家庭舞会》，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散文《展翅金鹰关不住》等一系列新作的共同基调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会把眼光停留在伤痕上，他的眼光永远直射前方——去实现人民的理想。我们的生活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此。”（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主人公洪戈尔语）着眼于未来，其目的就是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去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

1962年，玛拉沁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后记》中写道：

我受到伟大的现实生活的激励，曾用我这管笔，吃力地但是十分愉快和激动地记录了一些在那花的草原上所产生的新人物和新事物；因此，我把这本书取名为《花的草原》。

如果这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一点草原人民生活的粗略轮廓，能够给读者传送一些草原的花香鸟语，那对我就是最大的鼓励了。

可以说，作者是自觉地“纪录”草原上的新人新事的。在玛拉沁夫的作品里确实流露出一股浓郁的“草原气息”，表现出迷人的“草原之美”。他好像一位出色的画家，用他那多彩的画笔，画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多姿多采的风貌。且看《诗的波浪》开头的一段描写：

草原上，满眼春色。天空中，既没有云丝，也没有风尘，恰像孩童们的眼睛般明净。那披着嫩绿色纱衫的幼树旁，是一处深蓝色的湖泊。这景致使我想起我们民间的一句谚语：蓝天般的湖水，湖水般的蓝天。在湖岸

上，有一位身穿浅绿色长袍的少女，她一边走一边梳着被春风吹散了的长长的辫子；在她周围，是寻食春草的羊群，看去恰像从那少女衣襟里撒落出来的一片珍珠。

草原、蓝天、湖水、少女、羊群，这是一幅明净、安宁又有无穷魅力的草原风景画，是一幅蕴含着质朴之美的图画。当然，他笔下的大草原并不总是这样宁静而单纯。他写的草原，还有狂风暴雨，迅雷闪电，漫天大雪；还有夜色迷茫的大森林，充满神话色彩的“爱情之树”，还有燃烧着的篝火，奔腾的骏马；也有银铃般的歌声，马头琴优美的旋律。草原，多么迷人的草原呵！

在玛拉沁夫的心目中，草原不仅是美的象征，它还是“力的源流”。在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的结尾，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颂扬道：

呵！壮阔、无边的草原！你那千万条凸凹不平的山、岭、沟、坡，是伟大的力的源流呵！即使在严寒的冰雪天，它们也穿过冻裂的地层，向这里的人民吐放滚滚的热流！是它，滋养着这里的人民；是它，陶冶着这里的人民。自古至今，我们的人民——草原的儿女，曾经蒙受过多少灾难，然而他们依然生存下来了。

玛拉沁夫的这些火辣辣的语言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促使人们要为改变草原的生活面貌而奋斗不息。

草原是值得歌颂的，但更值得歌颂的是草原上的人民。玛拉沁夫的宗旨就是要“纪录”“在那花的草原上所产生的新人物和新事物”，就是要写出草原儿女的新的精神面貌。他在第一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中就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蒙古族新人的形象。他所着力表现的是萨仁高娃和桑布这两位蒙古族青年的新的精神面貌。萨仁高娃在只身遇到越狱潜逃的反革命分子的时候，

想到的是“放走豺狼的人，是草原的罪人”。因此，她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地和带枪的敌人搏斗。桑布，面对浓烟烈火，想到的是“只要能扑灭这团火，我被烧倒了也甘心”。这两个青年不愧是蒙古族牧民一代新人的代表。后来，玛拉沁夫在其他小说里，也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新人的形像，如《在暴风雪中》中的索丽娅，《迷路》中的关其卡、《山大王》中的扎拉巴……这些人物，都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精神，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是草原上新一代人的典型形像。

玛拉沁夫在他的作品中还塑造了许多令人尊敬的蒙古族老年妇女的形像。这里有《春的喜歌》中的巴德玛、《路》中的塔尔娃、《诗的波浪》中的巴达玛。这三位老大娘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在旧时代，她们是奴隶，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在新时代，她们随着草原的解放而解放，成了草原的主人。巴德玛在旧社会是接生婆，在新社会成了人民的“助产士”，接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生命。塔尔娃一生很不幸，先失去了丈夫，后失去了儿子，她擦干了眼泪，坚强地生活着。她用自己的一双手，为集体修路，修出了一条“塔尔娃大道”。巴达玛在旧社会是“终身奴隶”，在新社会，她学会了开拖拉机，当上了拖拉机站站长，为建设草原做出了贡献。这三位老人都是跨时代生活的人，她们是特定意义上的“新人”。她们的生活道路，是整个蒙古民族从衰败走向新生的象征。

玛拉沁夫说过：一个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敏锐地捕捉那些闪光的东西”，“要学会沙里淘金，从生活的大地上抛弃泥沙，留住金粒”（《谈创作的准备》）。他还说：写人物，要表现他们身上的“真金子”，如果做到这一点，“人物的精神面貌立时进入一个很高的境界。”（《读报告文学有感》，1964

年8月号《草原》)这确实是经验之谈。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萨仁高娃、塔尔娃等人,都是有着闪光思想的人物。《花的草原》中的杜古尔,也是这样的人物。杜古尔是一位长跑健将,他曾三次创全国长跑纪录。有一年他回故乡参加那达慕大会,跟新手齐米德一起赛跑。齐米德跑得很快,把杜古尔一直甩在后面。在离终点只有五百米的时候,杜古尔还落在后面。这时他想:齐米德是个很有前途的长跑运动员,如果让他第一次在和运动健将的竞赛中取胜,那他就会认为取胜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将会导致一个天才青年的毁灭。这时,杜古尔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为了他,要超过他!”于是,他浑身产生了巨大而神奇的力量,奋力冲刺,终于超过齐米德先到达了终点。“为了他,要超过他!”这是一句哲理性的语言,是一种闪光的思想,是人物灵魂中的“真金子”。由于有了这种闪光的思想,杜古尔的精神境界就得到了升华,杜古尔的形像就在读者的心目中立了起来。

三

玛拉沁夫还是个能够使用多种笔墨写作的作家。“文革”前,他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也写散文和电影文学剧本;“文革”后,在写小说与电影文学剧本的同时,更致力于散文的创作。他说:

近一两年,我格外喜爱写散文。散文很不容易写。有一篇一千字的散文,我用半年多的时间才把它落到纸上。散文像诗,但又比诗更充实;它又像短篇小说,但比短篇小说更重情、重意、重文字。我想多写些散文,它能磨炼我的艺术提炼能力和文字表现能力。(《玛拉

沁夫小传》，见《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

玛拉沁夫又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风格的作家。茅盾在《读〈花的草原〉》一文中曾对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作过精辟的概括：

一、行文流利，诗意盎然，笔端常带感情而又十分自在，无装腔作势之病。

二、民族情调和地方色彩是浓郁而鲜艳的，不但写牧民生活的作品如此，写矿山工人生活的亦复如此。

三、不以复杂曲折的故事强加于人物，换言之，即是不借助于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只是拈出一、二最有典型意味的情节，又辅之以抒情的叙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四、自然环境的描写同故事的发展有适当的配合，结构一般都谨严。

（《花的草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版）

茅盾还指出：“我以为上述各点在玛拉沁夫作品中，可以说已形成风格，十年来始终一贯。”“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但是，自在而清丽者不一定隽永。玛拉沁夫所缺少的，似乎正是这一点。”（同上）

茅盾对玛拉沁夫创作的这些评价是全面、深刻和中肯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玛拉沁夫创作的艺术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更执着于哲理性的追求。他说过：这几年，我在探索这样一条路子，即以抒情的笔调，在恍如漫不经心的叙事中，浸透出一番使人深思的哲理来。作家1980年写的《活佛的故事》就是一篇哲理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先

是写人（儿童）是怎样变成神（活佛）的，又写神是如何变成人（大夫）的。这变化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近几年来，玛拉沁夫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在叙事、抒情之时，常常夹以深刻的议论，阐发一些闪光的生活真理，以启发人们去思考。如在《峨眉道上》，作者看到背负重石上山的铺路人时，就想到：“当你登上金顶，放开眼界，纵览天上地下无边壮丽景色而沉入陶醉的时候，如若忘怀了那些铺路人，那么请你切勿下山来，要不然那无数块石板，将从你脚下抽脱出来，让你跌入万丈深涧之中。那将是一场悲剧；悲剧不多，但总是有的。”话虽不多，但意味深长。这些话，也是有感而发，是切中某些时弊的。又如，在《飞往非洲》，经过喀喇昆仑山脉时，作者忽然想到了一个哲理性的问题：“高峰是离不开群山的；只有在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中，才会出现真正的高峰。”作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更是发人深思的。当然，这里讲的是高峰与群山的关系，但又不限于高峰与群山的关系，而蕴含着更为深奥的道理。

三十多年来，玛拉沁夫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创作道路。他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幸福，也有痛苦。他的作品并不是每一篇都让人满意。然而可贵的是，玛拉沁夫对待文学事业的态度是严肃而真诚的。他说：“我们最需要的也不是钱，而是比钱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严格的意志和高尚的品德教育。”“没有一个人是依靠订合同而攀上艺术的高峰的。只有那些深入生活、努力学习、刻苦创作的才德兼备的作家，才有希望在创作道路上走上光辉的顶点。”（《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原载1956年4月18日《中国青年报》）他在29年前说过的这几句话，正好是他目前创作生活的注释。现在，他正考虑如何从历史到现实，更真实地深刻地反映出草原人民在风云变幻时代的生活与斗争，使自己的文学创作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林 三 木

1985年5月